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一部可能改写世界历史的惊世之作



中国发现世界

1421——明成祖永乐十九年，中国人发现美洲大陆，早于哥伦布70年，中国人发现澳洲，先于库克船长350年，中国人到达麦哲伦海峡，比麦哲伦的出生还早一个甲子，中国人解决计算经度的问题，远远领先欧洲三个世纪。过去的历史课本都可以扔了，过去学的也可以遗忘，因为这本书可能会改写一切，爆炸性的内容，颠覆既有认知。

(英)加文·孟席斯◎著
Gavin Menzies
帅研群◎译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发现世界

明成祖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在总兵太监郑和的带领下，历史上最宏伟壮观的船队从中国出发，其中不乏150米长的巨舰。中国船队如同海上仙山，阵容最浩大时各种舰船达100余艘，各类人员28000余名。其出航的目的为“宣德化而柔远人”。这次旅行历经两年，并环游地球一周。

当他们回航时，盛极一时的明成祖朱棣早已体衰势微，中国也走上锁国道路。巨船任其腐朽，远航的记载也遭到毁弃。从此再也没人知道那段历史的真相。本书作者的研究结论是，早于哥伦布70年，中国人发现了美洲大陆，并且在麦哲伦的100年前便已环游地球。除此之外，中国人更是在库克船长的350年前就发现了澳洲与南极洲，并且领先欧洲人300年解决了经度测量的问题。

作者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花了14年时间研究这段中国船队惊人的传奇之旅。他应用得天独厚的天文导航绘图以及航海专业知识并广泛搜集古地图，东西方断简残篇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成功地解释了近年所发现的中国船队沿路留下的遗物与碑文，以及中途的沉船，还有水手在各地祭拜妈祖的遗址。

ISBN 7-80724-051-2

9 787807 240518 >

ISBN 7-80724-051-2/K·44

定价：39.80元

China

1421

中国发现世界

（英）加文·孟席斯 Gavin Menzies ◎ 著

师研群◎译

京华出版社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421：中国发现世界／（英）孟席斯著；师研群等译。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ISBN 7-80724-051-2

Ⅰ.1… Ⅱ.①孟… Ⅲ.郑和下西洋－研究 Ⅳ.K248.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3686 号

Copyright©Gavin Menzies 2002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ransworld Publishers,
a division of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1421：中国发现世界

作　　者／（英）加文·孟席斯
策　　划／师永刚
责任编辑／刘　凯
特邀编辑／刘珂碧　万莉萍
装帧设计／领读工作室
出版发行／京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
E-mail:80600pub@bookmail.gapp.gov.cn
责任发行／臧威威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瑞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360 千字
印　　张／ 26　　插页／18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724-051-2/K·44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

英国皇家海军退伍军官，1937年生于中国，两年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始离开。1953年加入英国皇家海军，1957年在“钻石”号驱逐舰上服役于地中海海域，1959年，在“纽芬兰”号上担任航海指挥官，服役于远东海域。1960年调到“决心”号战略导弹核潜艇，任作战官。1968年担任“鲸鲸”号潜艇艇长，被授予海军中校，执行全球航行访问任务。在皇家海军的服役期间，他曾率舰沿着世界上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迪亚斯、卡布拉尔和达·伽马的航线行遍世界。退伍之后，他曾多次走访中国与亚洲各国，专注于中国明代郑和航海的调查与研究。

加文·孟席斯先生已婚，有二女，现寓居于伦敦北部。

策　　划：师永刚
责任编辑：刘　凯
特约编辑：刘珂馨　万莉萍
封面设计：领读工作室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关于本书

2002年3月，从伦敦传出了一个惊人的学术信息：英国退休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在一个有200多人参加的学术发布会上宣布：中国人最早绘制了世界海图，中国明代郑和船队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郑和是世界环球航行第一人。

消息传出，全世界为之震惊！连中国学术界也有些意外。这意味着，中国人将把所有早已闻名遐迩的航海家抛在后面。

孟席斯不是信口开河，他经过了14年潜心的研究，做了大量调查，追踪了郑和船队在全球的航线，足迹遍及120个国家，访问了900多家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还走访了中世纪末期世界所有的主要港口。他把全部研究成果写入自己的书中，书名表明了他的主旨：《1421：中国发现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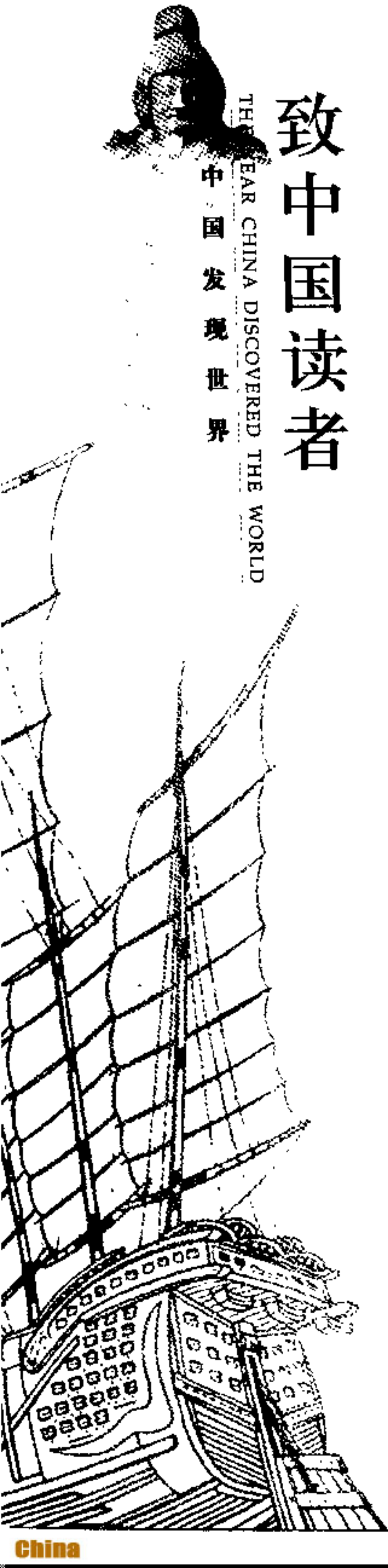
孟席斯石破天惊的研究成果，在全世界引起极大反响，世界各国的专家、历史学者对之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和看法，赞同、商榷、有待研究、否定或怀疑者均有之，尤其是在西方的评论界引发了是否需要改写世界历史的讨论。一直书写着由西方人开辟了航海通道的世界历史，要改写成中国人的名字，世界怎能不为之哗然？

该书在世界出版界急盼的关注下，英国首印10万册，紧接着美国开机20万册，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出版，销量早已突破百万册。孟席斯执意要为中国航海"正名"，引起了中国学者及读者的极大兴趣和期待。中文简体字版在保持原著的基础上增加了附录部分，收有国内专家学者的介绍文章及郑和航海遗迹考古的新发现，对中国情有独钟的孟席斯先生专为中文简体字版题写了致中国读者的前言。值此纪念郑和航海600周年之际，该书由孟席斯先生授权，京华出版社隆重出版。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件具有重大影响的事情，必将在华人圈中引起极大的轰动。

China

本书谨献给我的妻子玛塞拉
她陪我走过与本书有关的旅程
并且和我相伴一生





致中国读者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中国发现世界

尊敬的读者：

我很高兴拙著《1421：中国发现世界》的简体中文版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本书2002年11月在英格兰第一次印刷，现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65个国家发行。目前，全世界已售出100多万本。10多万读者曾给我来函、或发电子邮件，我们的网站 www.1421.tv 每天都有1000名以上的访问者。中国古代英勇的航海家在郑和将军的带领下进行的探索最终受到了世界各地人们的肯定。新加坡旅游局今年6~9月份将举办“1421”展览会，“1421”的主题音乐业已出台，专题记录片正在全世界用普通话、广东话、日语和英语播放，好莱坞也正在筹拍一部以此为题材的电影。在中国大陆出版拙著对我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又让我获益良多。在此我要感谢那些为此书的出版辛苦工作了8个月的同事，他们是：Transworld 的海伦·爱德华兹(Helen Edwards)，新华社，北京京华出版社，香港的查济民先生，凤凰卫视的罗杰·尤伦 (Roger Uren)、叶扬、周瑛琦、师永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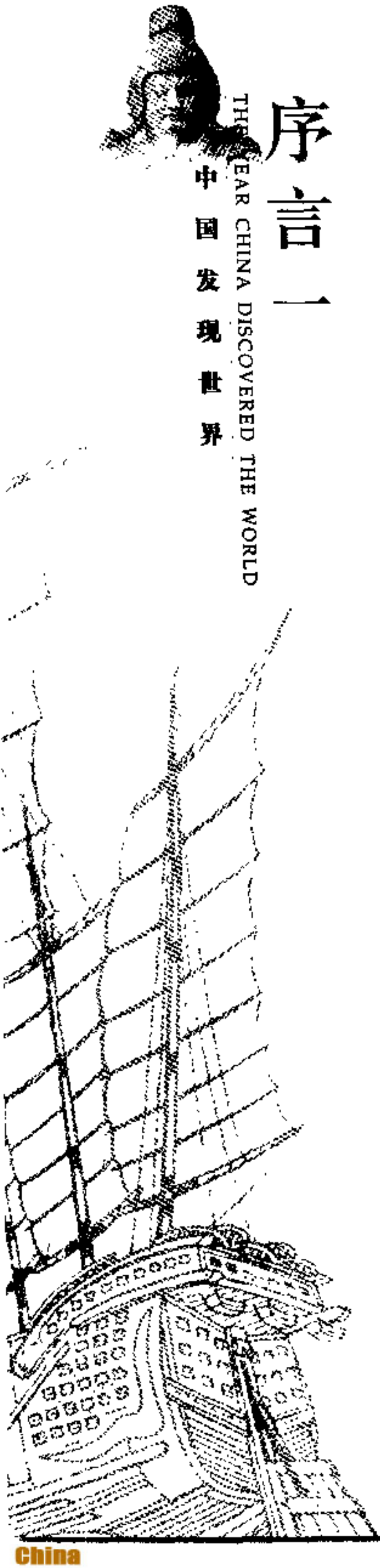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Ja Wuttithamrong，Sarita Harilela，维罗尼卡·派德罗莎(Veronica Pedrosa)，中国1421协会的李志刚，包国斌（Malcolm Brocklebank），喻皓，China New Experience Toastmasters的黄振胜，周澍，Red Door 的伊恩·帕金森(Ian Parkinson)。我还要向为本书撰写介绍的各位人士表示感谢。通过本书，大家将更深切地了解到郑和将军是何等杰出的一位人物。他不仅是指挥舰队驰骋大洋的最伟大海军司令官之一，同时也是一个虔信宗教和恪守道德的典范。他从未向别国要求过一寸一毫的土地——每次航行本着和平的宗旨。也许，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体现了人类内心最美好的一面——无论贫富、老幼、贵贱，人人生来平等。中国完全有理由为他的辉煌成就骄傲。我希望你们喜欢这本书，和我一起为600年前那些传奇般的海上壮举心潮澎湃。

Gavin Menzies

加文·孟席斯

2005年5月5日于伦敦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言一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中国发现世界

我非常高兴孟席斯先生的著作《1421：中国发现世界》简体中文版终于和读者们见面，能使他花了十几年心血和不懈的查考结果公诸于众，让国内外中国人都可以见到600前中国航海舰队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历史记载多以朝代的更替，统治者间的纷争混战、宫廷政变为主题，对科技、航海等事叙述不多。正如郑和所率领的舰队，其阵容之强大和设施的水平之高，在当时都是处于国际领先的水平。只是因为朱棣稍后的锁国政策，致使中国失去了很多发展的机会，对此国内历史记载不详。中国人经过了几百年的苦难，到今日才又逐步恢复自信。这本书的内容列举很多事实来证明中国人在600 前的事迹，对我们树立自信是有很大帮助的。

前年我看到这本书的英文版和繁体中文版后，在英国经过友人的介绍找到了作者，鼓励他早日出版简体中文本以资推广，今日喜见其即将问世，谨略陈个人感受，亦作为介绍。

查济民

2005 年 5 月 3 日



序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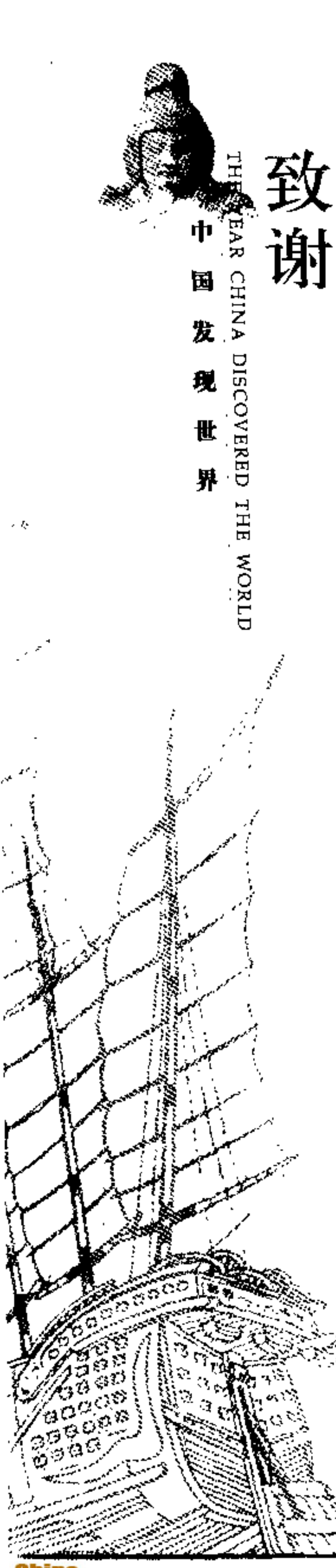
孟席斯的故事终于回归故里，我由衷地感到高兴。1421年中国人大发现的故事填补了世界历史中的一大段空白。孟席斯讲述的新大陆如何被发现的故事使我颇为受益。中国本来可以为世界带来幸福和现代化，但仅仅一道闪电就把这一辉煌成就变成了中国和整个世界的悲剧。这个故事埋藏了600年，现在是到了向世人揭示的时候了。“1421”的基本内容是关于一个人的想法所能产生的巨大能量，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它反映的是科学与迷信之间的斗争。虽然“1421”讲的是历史，但它在很多方面却具有现实的意义。它告诫我们，不受理性束缚的盲目和歇斯底里，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历史上两个最有作为的人的悲壮旅行以及15世纪前几十年中国所积累的航海知识的消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我们在把“1421”这个故事讲述给世人的同时，还在积极地把孟席斯的这本了不起的书制作成一部故事片。在原书成功的基础上，这部影片将启发一直以来接受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教育的公众，使他们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美洲人的人种构成，重新认识人类的科学史。

Samantha Rose Olson

萨曼塔·奥尔森

电影制片人

2005年5月5日于加州好莱坞



致谢

本书的附录是一些我在正文中用作支持结论的材料的纲要，包括部分非常重要的地图、文献以及其他的证据和参考文献中引用的第一手、第二手的史料。但是，这是为一般读者提供的，而非专业学者，限于篇幅，次重要的证据不得不省略了。因此之故，证据和结论的大部分细节以及大量的支持材料都放在了互联网上，网址是 www.1421.tv。除此之外，我还乐意回答任何特别的问题，以使我的研究为研究者所用。可以写信联系，其中首先可以选择通过拙著的出版社。

尽管在封面上有我的名字，本书其实是集体努力的结晶。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无私帮助，此书是不可能面世的，而在有限的篇幅里，我却无法将他们一一列出。我衷心地感谢那些给予我建议、指导和支持的人们，对那些我不得不省略姓名的人们，我在此表示诚挚的歉意，在本书的再版中我将作出弥补。

我首先要感谢在皇家海军（the Royal Navy）中工作的人们，他们教会了我驾船技术、如何制图和天文航海的知识。没有这些知识，本书所基于立论的发现就不会出现。在我

研究的过程中，我参观了九百多个博物馆，其中，我必须列出拥有丰富精美藏品的几个，它们是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位于中国西安的陕西历史博物馆（Shaanxi Historical Museum in Xian, China）、利马历史博物馆（Lima's Museum of History）。我同样很感谢威尼斯马西昂纳图书馆（the Biblioteca Marciana）和科莱博物馆（the Museo Correr in Venice）、巴塞罗那海事博物馆（Barcelona's Museu Marítim）、位于瑞典哥特兰岛维斯比市的福尔纳塞尔博物馆（the Fornasals Museum, Visby, on the island of Gottland）、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the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史密森尼博物馆（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位于澳大利亚北部的詹姆斯·库克博物馆（James Cook Museum in northern Australia）、位于新西兰奥克兰的瓦卡道艺术与历史博物馆（Waikato Museum of Art and History, Auckland , New Zealand）、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提拉穆克国家先行者博物馆（the Tillamook Country Pioneer Museum, Oregon）、位于墨西哥米乔阿肯州的Zihuantanejo 博物馆（the Zihuantanejo Museum, Michoacán, Mexico）、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澳大利亚瓦南布尔艺术画廊（the Warrnambool Art Gallery）。

在英国，我衷心地感谢大不列颠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尤其是其中的地图部和人文科学一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在那儿有着非凡的收藏和极好的服务。伦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ondon）亚非学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斯拉夫学院（the School of Slavonic Studies）、伊斯兰学院（the School of Islamic Studies）、皇家亚洲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公共档案部（the Public Record Office）、哈克路特学会（the Hakluyt Society）、科学博物馆（the

China

Science Museum)和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牛津波德林图书馆(the Bodleian Library, Oxford)、剑桥大学图书馆(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和剑桥大学东方艺术图书馆(the Eastern Art Library)也都给予我许多帮助。

所有我约来阅读和评点我的书稿的著名专家，都为此花费了各自的时间，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但我也必须强调，书中的观点以及错误和疏漏之处都将由我个人负责。首先，让我向明尼苏达大学贝尔图书馆(the James Ford Bell Librar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馆长卡罗尔·乌尔讷斯(Carol Urness)教授表示感谢，同时也向剑桥大学东方研究系(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约瑟夫·麦克德莫特(Joseph McDermott)博士、南加利福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历史学初级教授约翰·E·威尔斯·杰(John E. Wills)、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世纪史和伊斯兰史教授G·R·豪廷(G. R. Hawting)教授、康拉德·希尔谢勒(Konrad Hirschler)博士、约翰·朱利叶斯·瑙韦西(John Julius Norwich)先生、牛津大学中世纪和现代语言文学系(the Faculty of Medieval and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Oxford)泰勒·泰莱克(Taylor Terlecki)博士、威尼斯州立档案馆(the Venice State Archive)依仁亚·希阿冯(Ilenya Schiavon)博士、马杰瑞·格瑞斯－哈庆逊(Marjorie Grice-Hutchinson)博士、牛津大学现代历史皇家教授约翰·埃利奥特(John Elliott)爵士和海军上将(Admiral)、被授予英帝国大十字勋章(GBE)和高级巴思勋爵士(KCB)爵位的约翰·伍德沃(John Woodward)爵士表示感谢。

在其他我应表示谢意的人当中，我必须提到国会历史研究部(the History of Parliament Offices)琳达·克拉克(Linda Clark)博士、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考古学和古

China

民族植物学学院古民族植物学中心 (the Palaeoecology Centre of the School of Archaeology,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迈克·伯利 (Mike Baillie) 教授、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the Royal Observatory, Greenwich) 罗伯特·马萨伊 (Robert Massay) 博士、伯肯黑德 Proudman 海洋学实验室 (the Proudman Oceanographic Laboratory, Birkenhead) 海伦·斯达福德 (Helen Stafford) 女士和菲利普·渥德渥斯 (Philip Woodworth) 教授、剑桥斯科特极地研究所 (the Scott Polar Research Institute, Cambridge) 鲍勃·海德兰德 (Bob Headland) 先生、皇家地理学会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同时也是大不列颠地理学家协会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会员的谢恩·温瑟 (Shane Winser) 先生、格林威治皇家海事博物馆凯尔德图书馆 (the Caird Library of the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 比兰·提讷 (Biran Thynne) 先生、威尼斯马西昂图书馆 (the Biblioteca Marciana, Venice) 图书馆学家皮埃罗·法尔切塔 (Piero Falchetta) 博士、伦敦国家历史博物馆 (London's National History Museum) 克里斯·斯君厄 (Chris Stringer)、牛津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人类遗传学教授布莱恩·希克斯 (Bryan Sykes) 教授、海军中将 (Vice-Admiral) 获第二等的高级英帝国勋爵士 (KBE)、(CB)、金十字勋章 (DSO)、铜十字勋章 (DSC) 伊恩·麦金托斯 (Ian McIntosh) 爵士、费尔南达·艾伦(Fernanda Allen)博士和荣·胡格斯(Ron Hughes)。

我还要向哈勒姆 (Haarlem) Enschedeb博物馆 (the Museum Enschede)馆长约翰·德造埃特(John de Zoete) 博士、大英博物馆 (the British Museum) 波斯－土耳其藏品收藏部主任穆罕默德·韦利 (Muhammad Waley) 博士、斯图亚特·斯特灵 (Stuart Stirling)、艾塞克斯大学 (University of Essex) 艺术史系蒂莫西·劳顿 (Timothy Laughton) 教授、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China

London）生物学系遗传学学者休·波委（Sue Povey）教授、已故的约西·希克斯（Josie Hicks）博士、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人类学教授评议员克里斯梯·G·特那二世（Christie G. Turner II）教授、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天文学系约翰·奥利弗（John Oliver）教授、马歇尔·帕因（Marshall Payn）先生、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Royal Observatory）前任航空管理人艾伦·斯廷森（Alan Stimson）和K·唐（K. Tan）博士。

以下的中国学者专家对我也是帮助甚多。关于郑和舰队的还原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郑明教授、中国海洋史研究者联盟主席辛元欧教授，以及孔令仁副教授；关于中国地图：朱鉴秋；明代外交政策有关郑和航海部分：时平教授、陈显泗教授、朱亚非教授、Chao Zhongchang教授、陈启懋教授，以及刘达财中将；关于中国与非洲的关系：郑一钧教授；关于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关系：Tao Jinyi博士；关于中国与满剌加的关系：廖大珂教授；关于中泰关系：李道刚教授；关于中印关系：Zhu Wei教授，以及Cheng Beibei；关于南京的守军：徐玉虎教授；关于郑和舰队的补给以及太仓的作用：浏河的郑和纪念馆馆长黄守频教授，以及太仓市委书记陈惠明、副书记孙耀明；关于郑和如何款待外国使节：Yang Zhao教授、Yang Sunming、Yang Hongwei，以及Zhou Zhiya；关于郑和航海的目的：陈显泗教授、Du Xiujuan，以及Yan Xiaomei；关于中国在东南亚的华侨聚居地：Su Haitao教授、Zhao Jijun、Du Xiujuan、Luo Mi、Zheng Yongtao、以及Liu Kun；关于“中国发现美洲”：朱鉴秋教授，罗宗真、Liu Manchun；关于郑和舰队的医疗：龚锦涵教授；关于天文导航：Zhang Guoying教授。

葡萄牙驻伦敦大使馆（the Portuguese Embassy）若昂·卡米罗·德斯·桑托斯（João Camilodos Santos）教授、里斯本东波塔档案馆（the Torre do Tombo）馆长、

China

昆士兰州金皮（Gympie）古代社会博物馆（the Gympie Historical Society Museum，Queensland）、布雷特·格林（Brett Green）、瓦内萨·考林瑞杰（Vanessa Collingridge）、特帕帕（Tepapa）博物馆馆长（the Museum，Tongarewa）迈克尔·菲茨杰拉德（Michael Fitzgerald）、瓦卡道（Waikato）博物馆（the Waikato Museum）馆员凯瑟林·马瑟（Catherin Mercer）、罗宾·J·瓦特（Robin J. Watt）和慕尼黑大学（Munich University）洛德瑞西·毕达克（Roderich Ptak）教授也都对我很有帮助。我也得向世外桃源出版中心（Xanadu Productions）的史蒂文·哈莱特（Steven Halltet）、南京（Nanjing）的刘迎胜（Yingsheng Liu）教授、菲律宾马尼拉博物馆（Museum of Manila，Philippines）水下考古研究所（Underwater Research）主任埃塞比奥·蒂庄（Eusebio Dizon）博士、中国中央电视台英语广播前任主任彭文兰（Wenlan Peng）女士、理查德·加农（Richard Channon）船长、迈克·图奥西（Mike Tuohy）中校、赫拉克利特号游船（RV Heraclitus）船长克里斯廷·汉德特（Christine Handte）、澳门海事博物馆（the Macao Maritime Museum）馆长、亚非学院汪涛（Wang Tao）博士、维维安娜·王（Viviana Wong）小姐、许靖华（Kenneth Hsu）教授、约翰·福瑞（John Furry）博士、大卫·斯图尔特（David Stewart）和里德和圣路易斯家族（the Reed and St Louis family）、罗伯特·麦特卡尔夫（Robert Metcalf）、百慕大陆海空三军（Bermudan Armed Forces）前任司令海军准将（Commodore）比尔·斯温赖伊（Bill Swinley）、蒙尼休·格拉尔德·拉弗洛尔（Monisieur Gérard Lafleur）、大卫·波顿（David Borden）、Kristen和保罗·西维（Paul Seaver）教授、佛罗里达技术学院（Florid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乔治·莫尔（George Maul）教授、默德·斐皮斯（Moude Phipps）教授、K·K·唐（K. K. Tan）博士表示感谢。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